

開卷一笑集

五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73	
冊數		5	(3)
函號	附	3	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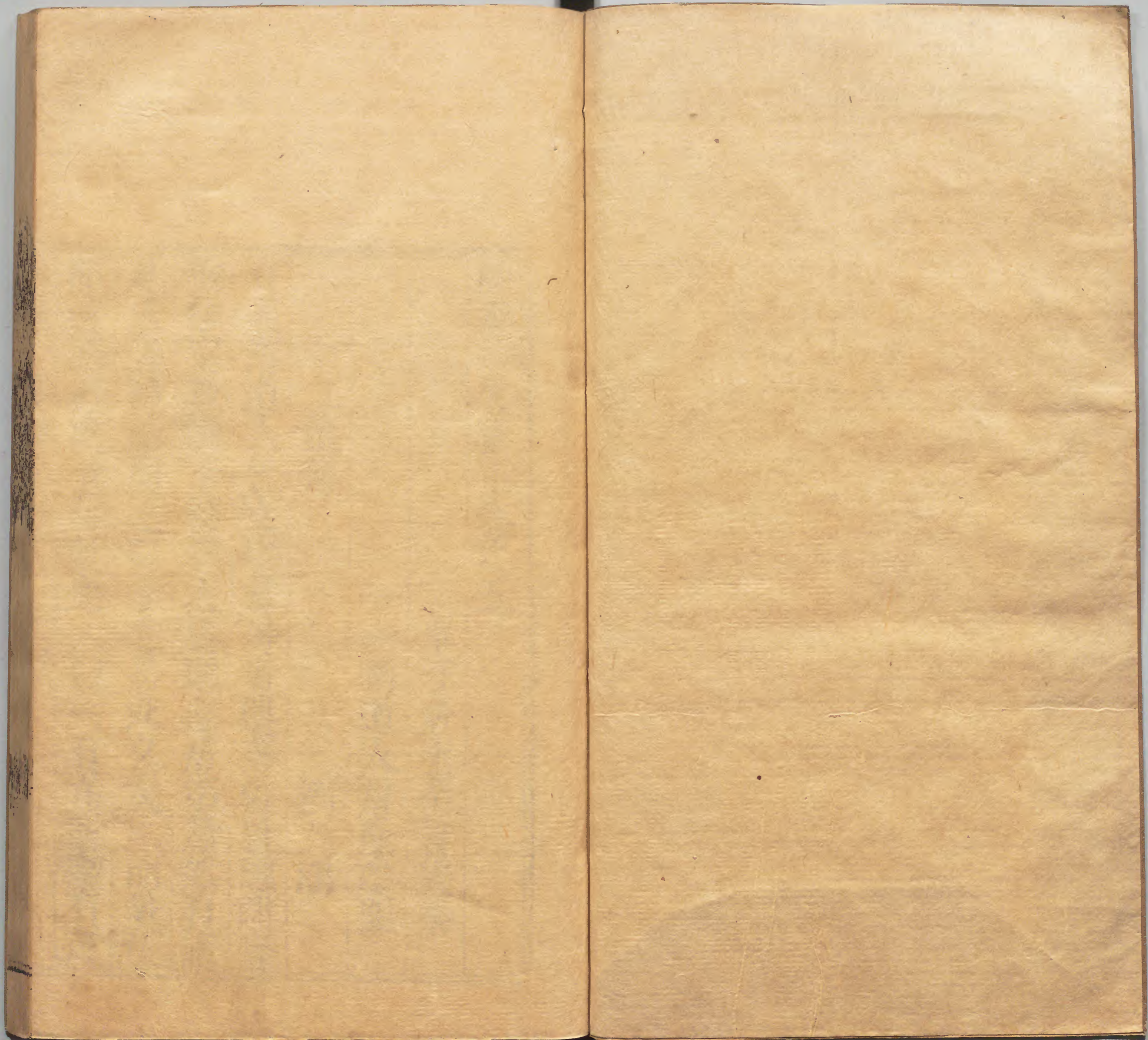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開卷一笑集上卷之五

卓吾居士李贄編集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十二姬傳

劉鴻

有天游道人。姓文字君房者。遺落紛糾。醺酣騷雅。作室數楹于栖雲之塢。邈遠居第。蕭然自適也。或者過而問之曰。子之居此久矣。比而居。拉而遊。所與處者誰歟。道人曰。庭有嘉樹。砌有茂

草琴清風鏡朗月如斯而已惡乎與處或人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子母我欺我自知之子有
寵姬十二人昕夕起處跬步不離而謂予曰無
子其欺予哉子不告我吾將歸語細君告子之
妻長忿激妬子其無恐道人乃不得已而告之
曰托交形骸之外寄情骨肉之中達者信之衆
人疑焉吾之所謂姬妾非子之所謂姬妾也雖
河東獨孤日與之處將相忘而不厭有餘又得

而妬之乎子又何以憐予夫十二人之事他欲
代之而不可他之所爲者十二人亦不能也十
二人各事其事亦不容以互爲也請言其始終
其一曰管氏字妙龍管故文章家系出渭川瀟
湘之間亦多其支族娶毛氏姬生長喙而銳上
精書法善紀錄古今文字初首髮盡白近得友
姬妙香以其術治之浸黑然性剛不任頓挫故
香不能竟其術而故態猶若爾也其次曰蔡氏

字妙素。剡溪人。先世有諱倫者。以製作名。子孫
布滿天下。姬身體輕便。玉色明瑩。好着白苧衫
子。同宮龍管二人。尤愛重之。暇日。龍爲之染衣。
管爲之畫眉。其記輯聯屬。一與管同。然卷舒邊
幅。非所及也。其次卽龍氏。字妙香者。遠祖出弘
農郡。本朝盛于鳳陽徽歙之間。而姬之生實
在泰和。龍文明其父也。母烏氏。姪姬時。誤飲畢
水生。姬身面如漆。而肌肉潤滑。頗事妝飾。金碧

潑爛。吾時時臨池上。見其徐行。芳塵飄揚。烟雲
四起。訝其非塵世中人行。坐好以琴自隨。然不
聞其鼓也。次石氏。字妙端。本端溪故族。因以名
焉。先世有封石鄉侯者。姬性方整。重厚。堅確。靜
專。在諸姬中。塊然若無爲。而皆不能不以資焉。
時好衣白。稍或衣紫。龍氏與之同寢處。遂與俱
化。尤平易寬恕。管氏日造之。叩問。疊疊不厭。次
曰陶氏。字妙清。本舜之後。自大河之濱來。徙江

南善爲龜鹿羊馬之戲嗜飲水雖寒水滿腹充然若有所得推其餘潤往往以授石氏石氏竟不知氏屢請屢給之傾倒罔靳其賢如此次日曰妙才本古刀子之後性堅利善裁製妙素事爲有不解者必資而後行雖痛之不少恕次日曰丁氏妙通系出戰國時毛遂之後與刀氏同宗而異派在諸姬中最少而銛銳穎出蔡氏頗忌之嘗罵曰利口婢不利于我妙通徐出解之曰妹

弱且鈍然頗善聯集家事姊性散適無我其何以爲助姊謂妹利口姊外曾以屬何人姊何尤焉蔡聞之謹受次妙妍蜀郡人或曰堯子丹朱之後好事服飾緋衣絳裙身不少去然舉止羞澁每一召用則頸汗骸下面色發赤道人閱其情十一用之則能別白妍醜又大好批點人次鍾氏字妙真每與妙素處執妹禮見其飛揚衣袂卷卷則又曰吾姊奈何其不靜耶妙素帖服

次賈氏。妙高其先有諱島者。好美筆於詩壇。家世氣習如故。性樸實柔遜。自歸道人。少與之接。管氏每以其坦。凌架之用事之餘。至息肩憩足於其身。姬無言也。次華氏。字妙方。性端直。次祝氏。妙蘭。善區畫。二人每出同功。祝有所爲。華氏先爲之嚮導。詣蔡氏斟酌。長短廣狹之勢。旣定。祝乃徐起。咨妙香以行。一一爲之區別。管氏最鋒銳。見其款製密而有方。循循不敢少越。道人

每屬酣醉。揮掃豪放。不樂其匡諫。則怒曰。奈何真男子。受制一婦人。况一寵乎。妙蘭退不敢應。則私謂其同列曰。我以直道事夫子。不能委曲將順至此。蔡氏曰。凡祝之所以處我者。皆端方正直之事。姊無或迫於檢束。而讒於主君。幸無相拂也。自是皆服其有度。於是相與敘坐于文房。曰。石氏惟汝鄭重有體。犯而不校。涅而不緇。恬退若愚。未嘗干寵。宜位元姬。特易其字。曰善。

端以別于衆對曰卽墨之姿碌碌無補何以堪此再拜謹辭曰匪色之珍惟德之珍惟汝諧次曰蔡汝性坦易在衆中不干預他事柔而有刑汝其居石之亞又召鍾曰汝靜以爲德鈍以爲工位汝三以抑躁競又召華氏曰本地之方運坤之直汝德惟肖其位四哉祝氏起而請曰妾雖不才與華同工何位之下曰來汝妙蘭有方之用無方之體其視華相去幾何位汝五宮祝

遂歛衽而退又召龍氏曰守黑于中有如其面位汝六宮以勵忠恪又召陶曰妙清守口如瓶量入爲出滿而不溢儉慎哉毋泄我機事汝位次七又召管曰紀事則核納言類讒默而識之如蔡者難位汝八宮以戒饒舌又召朱曰妙妍丹頰春融赤心事主位汝九宮豈德之涼惟以色之故又召賈氏曰妙高婦儀止止屹然山峙文氏之家政無涉焉位汝十宮尤貴於用事者

又召刁氏而告之曰。臨事有截。如金如鐵。多言如鋒。我抑汝位。次之十一。又曰。丁銳矣哉。子之求進也。直爾躬。人則爾容。如汝之深刻何。如汝之利口何。位十之二。又若茲。汝毋後言。既而十人相與羅拜于石氏之前。曰。妾不敏。承主君之教命。敢忘盡心於所事。石氏偃伏而答曰。一室之中。同工異曲。毋忘毋嫌。以介景福。諸姬由是心孚意契。各事迺事。而道人顧指氣使。無不

得志焉者。一日以告烏有夫人。夫人曰。淑哉石氏之德。妾之所不如也。願一見之。遂并諸姬。携與俱歸。處之終身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姬妾。不亦迷子之志。亂子之神矣乎。曰。不比不迷。不溺不亂。遊于文房。樂于藝苑。是何傷哉。遂錄以貽好事者。

若青魚頭累於額上。或高至尺餘。崔嵬狀同放樣之鐵罐。或濶逾數寸。邈邈過鬪形如無柄之齊紈。積學未登仕版。戴此以竊比於郎官。諺曰。郎不郎之譚。良有以也。讀書未入黌宮。戴此以自附於秀士。俚言秀不秀之說。豈無謂哉。山人不守草茅之賤。戴此以混跡於公卿。方技不安術業之卑。戴此以猖狂於閭里。好色郎君。坐青樓擁紅粉。佳人自比張君瑞之態度。徒藥

醫士向朱門對金華貴客。自凝孫思邈之丰神。甚者綴金結於當面。效魏侍中金蠅之儻貫玉。瓶於兩旁。法漢東京玉筍之製。大傷雅道。頓起妖風。致使比閭族黨之夫。焉分貴賤賢愚之等。或以爲呂洞賓出世。則舉止疎慢。安有仙風。或以爲陳希夷再生。則體態輕狂。全無道骨。或以爲梓童下降。何竟無白驪之與俱。或以爲張仙現形。胡不見雕弓之在手。酷似登場的優人。若

唱一隻黃鸞兒粉蝶兒焉分二樣又如抄化的
道者若打一回漁鼓兒木魚兒那見兩般復有
泛泛之習頂本平兮而故尖其
頂形本方兮而故匾其形若比轎夫羶帽但不
紅其色而簷則不捲若比孝子頭巾但不麻其
質而頂則如錐不思既乖常服是紊彝章鄭子
臧好聚鵲冠不衷之災難免蜀王
不祥之禍安逃古有明徵今宜知戒果

道德卽角巾私第而人皆敬畏何必晉其巾而
自同伶人之醜胸藏甲兵卽葛巾臨武而人聽
指麾何必尖其頂而甘蹈危腦之凶更有三塊
合縫而束其半腰似紗帽而非紗帽黑青匾摺
而加以藍線似凌雲而非凌雲若晉巾則狹其
前而濶其後方巾則釘其中而散其角凡此異
服之徒實悖先王之制倘遭正服明王若漢高
之澣溺其中豈爲已甚設逢識微達士如伯夷

之望然而去。彼亦何辭。昔人指土木繁興者爲木妖。指獮狻自恣者爲人妖。巾製異常若此。謂之巾妖。也不亦宜乎。余有感妖風之盛行。因援筆而爲世道之一慨。

別頭巾文

一衲道人

一戴頭巾。心甚歡。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吾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踏碎寬家學種田。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嘗揭屋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爲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

汝枉顧昂昂氣。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又不許
我久屈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
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黽門。宗師案臨。膽
寒心震。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良爲你。一世驚
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笑來一年四季。零零碎
碎。被人賴了。多少束脩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
祭丁領票。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阜快
通稱盡道。廣文南京路上。陪人幾次。東齋學霸。

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阜靴。穿到底。一領藍衫。
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日。
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
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
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
穿八洞。真是禍根。嗚呼。冲霄鳥。今未垂翅。化龍
魚。今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今一飛。登雲久不
鳴。今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

開卷一笑
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破駱帽歌

吳門散人

有介一隻山歌唱。你儂聽。新翻騰。打扮弄聰明。也弗唱蒲鞋。也弗唱直掇海青。也弗唱絹裙綾袴。也弗唱香袋汗巾。單題唱個頭上帽子。歷代幾樣翻新舊。時作尖頂長號。後來改子平頂鼓墩。咦有纓子。朗鎖密結。瓦稜。惟有小張官人頭上帽子。戴又戴得個停當。盃又盃得介娉婷。光油油露出子杭州丫髻。亮晃晃插起重慶。

金簪後頭。揠出子雙螭虎圈子。前頭推起子九
針子網巾。帽子帶得介長遠。年深月久。成精忽
朝一日頭上說話。叫聲小張官人。我一跟跟你
兩三巡黃冊。你一戴戴我二三十個清明春秋
四季。並弗曾歪頂紵絲羅帽。寒冬臘月。並弗曾
歪頂絨帽。總成你相交子多少。姪童科子。
陪伴子若干。監生舉人。看子多少。提偶扮戲遊
湖踏青。唱船裏人中顯貴。酒樓上鬧裏奪尊。捉

個猪苦膽去油。教我受子多少。腌臢苦腦。捉個
百藥煎上色。教我吃子多少。烏阜泥筋板刷。常
常相會引線。弗曾離身。一日子修理得介停當。
戴出子閨門月城裏。遇着子朋友說話。聚集子
東西來往無數個閑人。看呆子。山東販駝。倭子。
立痴子。江西販帽子。個客人。江西老鄉談弗絕。
蘇州歇後語連聲。十字街。鱗龍玉。烏紗冠。石皮
得介赤癩。老弗識。波羅生荔枝圓。重夕得介忒

村日頭照子。好像走差次身頭上草帽。雨落濕子。好像壓匾介一個老人頭巾。捻來手裏。好像拳緊介一隻偷瓜蝎。落來地上。好像轟起來介一隻刺毛鶯。修駱帽見子一嚇。洗網巾吃子一驚。破靴羊毛換銅錢。緝三問。四賣花換智豆。弗曾離門。小張聽得幾句言語。嚇得冷汗直淋。立來無人烟所。在。撮下來看介。一看真當。弗像只得去貼舊換新。欲要蓄帽鋪裏去講講。又弗好

戴子進渠大門。思量無些擺佈。只得那借子一頂麻布頭巾。縐漫漫好像看墳個董永。軟搭搭好像丁憂個洞賓。遇着子承天寺裏個和尚。定道請渠領喪入木。撞見子玄妙觀裏道士。定道請渠退煞念經。鄉隣趕趁子分子朋友怕闕子人情。小張道個是我裏駱兄便服。弗消得列位介費心。無些意思。介一日只得走轉家門。家婆道你出去子。介一日恰曾幹子帽子個正經。咳。

家婆弗要話起。走腫子個脚底。擢痛子個背心。
餓過子個肚裏。看花子個眼睛。帽鋪家家走到。
價錢個個弗等。只得反渠轉。假充一個朝鎖。
戴戴。到下橋行市再尋。彈揆子齷齪。吹揆子個
灰塵。上子盃頭。盃介一盃屈。剛盃子三五六星。
小張搥胸跌脚。說道弗匡你介。一個收成家婆。
道。你也弗要大驚小怪。還幹若干正經。大塊頭
兒。改雙涼鞋。着着斜塊頭兒。改子外公頭。上東

髮包巾。娟顏拿來。做個紫額。我裏夏天恍恍。
塊頭兒。做子一頂細密網巾。駝頭駝腦。做個刷
牙。來。刷刷。零零碎碎。做個香袋。薰薰。帽子道。我
前世作盡子。含孽你公婆。兩個擺佈。得我介盡
情。小張道。駝兄大哥。帽子大人。你儂弗要出言
吐氣。我儂唱介一隻曲子。你聽聽。跪告尊前。勝
七烏紗恨不全。一向承壯觀。何故翻成怨。
你不多年。帽子道。儘勾你哉。如何稀爛。想是當

初修舊將咱騙。爲你冤家費。我與你相逢。非偶然。帽子道。鼓弗打弗。打弗鳴。別人戴子風裏坐你。戴子我雪裏奔。憑你改長改短。我也無怒無嗔。捉我改子外公頭上束髮包巾。我也感承你頂戴。捉我改子你家婆頭上紫額。我也當得奉承。捉我改子刷牙。正要擢你臭賊。個張嘴。捉我改子涼鞋。正要打碎你臭賊老腳跟。

巾帽相詈文

談一貫

嘉靖以來。都市之爲巾帽工者。列肆資四方。以圖貨焉。帽製圓。必截繒縠之堅厚。可蒙針紉幅。鞅規爲之。巾有隅角。製以成幅。卽故繒敗絺。潤以黝液。輔之完裏。居然巾矣。且帽通于末品。非士流則弗宜巾。故時雖右巾鄙帽。而帽之利反倍巾。什伍焉。廼巾嫉帽而詈之曰。物體貴賤。惟人。汝胡加于予哉。汝好削方爲圓。趨時長短。所

與惟庸眾人。臺輿廝役市僧閭井。臧僕檐負。奔走咳唾。弗齒之徒。而予非王公大人。道術儒行。高人貞士。下之方伎名流。不得予首。汝直顧昂予。胡為哉。汝弗自劑量。滋甚。吾將裂汝于時。帽無言。伺其言畢。反之曰。噫嘻。汝聽之物。以飾體。貴不浮人。儀以壯觀。在無愧色。汝所云云。誠宜汝。不有盜竊名字。發身異途。而煌煌金飾于忠靖。奚取焉。忠靖嘉靖御製冠名傷化瀆倫。而汝號五倫。曷

義焉。學弗窺于性命。風斯下于濂洛。而汝命以

周以程。曷居焉。五倫周程並巾名恒起偽學者舌本木強者。輒

名杜甫。不辨之無者。俄然東坡。鑽穴利孔者。冒

名和靖。濁流弁以高士。斥士弁以凌雲。杜甫東坡和靖

並巾舊名高士凌雲巾近名他如折角慕郭。漉酒希陶。豈皆

高致。子臧聚鵲。閒藉鷄鷄。職災爾躬。汝為人累

良多矣。予與者。稱而安之者也。汝與者。未必稱

而安之者也。安則久久則習。弗稱則惡。惡斯裂

開卷一笑
物理堅瑕。顧所與也。而予且羞與汝同肆也。而
汝反詈予也。巾沈思之。俛首無對。帖然心服。折
肢體臥于席下。

破氊襪歌

吳門散人

做氊弗要做破襪。個樣氊也弗管雨水陰晴。一
着着子我裡八九年。閑人道做舍了個樣難割
捨。只因犯子個奔波毛病了。搭連牽搭連牽搭
連牽。我也曾壯觀爾出人前。也曾替你搨風雪
也曾陪伴你坐花筵。也曾趕趁遭匍匐。也曾香
臭弗曾嫌也。弗是隨行隨步。只因你踏着子我
個星因緣。早晨頭上腿。夢你軟柔柔裡個星淹。

潤黃昏脫脚。最喜你白颯颯個星新鮮。隱渠來
蓆底下。坑渠來被傍邊。弗怕老蟲損。只怕個行
竈煙破襪道。既然捉我裡相憐相顧。那了弗買
雙替換換相傳。只因你個做人怪吝。風過耳邊
今時今日。今月今年。一穿穿得我裡甯甯管碎
一着着得我裡底破頭穿。央求人補。弗是小王
便。定是小李。起動人縫。或是老趙。或是老錢。撞
着子一個村郎濁漢。捉我補撥兩片。猶如膏藥

了。拽拔遇着子知趣阿哥。挖孔一對。猶如錠勝
桃尖。察院前鋼針。零零碎碎。戳拆子。論百皮匠
店裡麻線。堆堆積積。抽斷子。萬千。骯髒子。若干
個銀子。埋沒子。多少。個銅錢。年去月來。撞弗着
縫綻。個都督。難遭難遇。遇弗着。補綴個神仙。一
日子。補得停停當當。立來閭門頭。去貼換。呆登
登。立來皮襖店裡。門前。山西客。看見子。捉個嘴
來。拏。拏。陝西胎子。見子。捉個舌頭來。伸尖。外人

開卷一笑
三
咦介脚朶白賴。咦介頭顛說道我裡破襪。看見子千千萬萬再弗曾見介。一雙破得介丕軒轉來轉去。好像絲鉗上個竹管。拽上拽下。好像撮把戲個缺連。常學子個星小宮人。愛惜個脚手。你個樣只好當個蘸醬了。撮鹽捉我這般刀頓深為可惡。我也只好告訴個青天。臨別時。咦扯得我介紛紛碎。咦要捉我羊毛。羊角店裡去換銅錢。

勵世篇

一衲道人

一日上帝窺見下方穢氣煙蒸。發微一道。與閻羅王查何妖孽所使。王方忿怒。陽世有等穿紅海青者。有等着紅套鞋者。有等穿紫花道袍者。有等帶矮扁方巾者。乃集狗糞一缸。煎熱油一鍋。置之露臺左右。命無常二鬼。拿得四人。一一問曰。汝非婦人。原何身穿紅衣。汝非朝官。如何足着珠履。送終衣服。汝何預穿搖擺西方頭巾。

汝何擎扁了帶。皆由此等不正之氣。上觸天庭。現今奉有明旨。不誅無以勵世。四人俯伏涕泣。告曰。死者不可再生。斷者不可復續。况律嚴。不知不坐。語許改過自新。世間犯此。不獨四人。某等中途被獲。情有可矜。望詳察宥。某等歸曉諭。眾生悉令正其衣冠。王之恩莫大焉。王曰。原無禁令。不教而殺。吾亦惻然。但汝等跋跋。寧免饑。倦。因以露臺所置者。試之。指曰。左汝等饑。大缸。

中可食。四人竊知其爲狗糞也。咸曰。不饑。復指曰。右汝等倦。大鍋中可浴。四人竊知其爲熱油也。咸曰。不倦。王微哂曰。狡猾哉。四人然有錯拿。無錯放。罰汝等。于柰何橋前後。砌路四十丈。作贖。縱各歸。四人曰。用大石。用碎石。王曰。用豆腐。四人曰。豆腐砌。倘踏壞。如之何。王曰。我自另拿。一班穿剝皮。箍腿襪。淺面矮跟鞋的。輕脚鬼來。踏壞了。這豆腐街。罰他吃了狗屎落油鍋。

開卷一笑
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大箔。價輕千
鎰之黃金。溫蠶柔綿。色瑩三冬之白雪。眼見之
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豈
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
爾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
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
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
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

施山僧才。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
頰。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
曰夫人贈以詩曰。謾說湘妃骨已仙。化身猶水

賦回幽谷。少則春盡。昔棋文圖。如善軍。藟藟。踏山會。卡歸宋門。何畏。滿。更。之。風。雲。一。如。瀟。湘。

湯婆子竹夫人判

滑稽生

房州富翁。夏天洪。初娶竹氏。情好歡洽。殊甚。號曰夫人。贈以詩曰。謾說湘妃骨已仙。化身猶水斷塵緣。等閑不見。令人俗。邂逅相逢。共我眠。錦帳綉衾。難作伴。石牀藤簟。最相憐。可憐亦有班姬怨。纔到秋來。便棄捐。不覺時移物換。西風送涼。漸以愛弛。寵衰幽之別室。再納湯氏。寵之專房。濃情厚愛。稱曰婆婆。贈以詩曰。不施脂粉不

梳妝寂寞無言臥象牀。援足難同親骨肉。傍人
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慵舒眼。花落花開空自
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比昔待
竹氏者過之。竹氏心不平。怒悻悻。自訴於夫曰。
奴與君處有日矣。鸞顛鳳倒之愛。自謂漆膠莫
解。何君一旦幽奴側室。再娶湯婆乎。趨炎附勢。
効世情薄子之所爲。况奴觀湯婆者。顏貌虛麗。
而腹且便便。佯聾詐啞。不甚姣美。君何愛之深。

耶。湯氏聞之。亦背讒於夫曰。竹氏以巨擘長驅。
獲寵於君。亦已過幸。今稍弛愛。遂日滋怨言。殆
非所以安也。柰何言未已。竹氏適至。二氏自相
辯不休。夫莫能諭。因訟於有衾氏。而判之曰。審
得竹氏玉骨冰肌。自是堅剛。原有節。月床風席。
由來妬忌。本無心。不事容儀。惟求雅素。清淨似
叅千佛眼。性極玲瓏。炎涼不比兩人心。情真纒
纒。是宜諧赤日之歡。莫得作班姬之怨。審得湯

開卷一笑集卷之五
氏玉肌。侵煖酥體生溫。夜夜蒙頭加腹。雖非親
骨肉。宵宵抵足向人。渾是熱心腸。寂寞無言。櫛
妝不事。加腹煖時。恩愛重。賜泉溫處。寵難忘。只
宜專寵。霜天無得爭權。火日由是。以次值時。輪
陪衾枕。判畢。贈以詩曰。湯何柔懦。竹何強。陽長
陰消。氣數常寄。語佳人莫相妬。主人自是愛炎
涼。照得竹氏夫婦歡好如初。湯氏默默無言。遂
安其室。

五卷終

開卷一笑集上卷之六

卓吾居士李贄編集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狃說 嘲奴僕

無名生

海外暹羅國之峒壠有狃焉。其面目人也。圓目
而黃睛。其軀幹人也。短小而精悍。性行亦人也。
專慈而不一。第不識金帛。不解火食。語啾嚶不
可辨。若猿猱然。殆人屬歟。山間古樾。蒙密爲巢。

開卷一笑
數十舉族棲焉夷獠諳其性者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鮠鮓飲以漓酒狃即躍然喜似謂得所王者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王者役以採片腦唯命役以採鶴頂唯命役以取犀角象齒亦唯命顧採片腦鶴頂其爲力也易而取犀角象齒非刺以毒鏢遲以月日不能得也王者授之器而寬之限狃挾以歸遇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以報怨

毋施也移刻毒發而瘡狃乃羣聚吼嘯似誇其捷者相戒守以經月犀象肉腐獨存齒角齒則負以數狃角則一狃肩之以輸其王遇奪他姓至死弗畀也舶人聞而異之因編竹爲籠紆深其制置所必由之徑機而取之以獻於夷王王大悅酬以蘇方木數千金衣狃以番錦飼狃以嘉參置狃於爽瑩華構之地糞結其心能出死力以供夷方驅使狃以非其王終不屑附焉嗚

呼統也者人屬耳其所居則翳蒼也其所親所見則鬢鬢也彼安知上下之防冠履之分尊卑之等哉廼忠於舊王不爲力屈不爲勢劫不爲利奪有如此脫世家廝養而皆統也者寧非世家之幸足徵風俗之不偷哉奈之何今之爲廝養者之不統若也勢盛則親之若父母爲其能室家之也爲其能衣食之也爲其能覆庇之也不幸而勢則衰矣彼昔日室家衣食覆庇之恩

曷嘗有須臾之蓄於心哉棄若敝屣遠若寇仇擇氣燄赫奕可以陵壓舊王而莫敢誰何者望望然去而依焉然非得新主之歡則身不安非啖之以聲色貨利則主不歡於是乎主好冶容則妻以冶容進主好狡童則子以狡童進主好肥甘則時以肥甘進主好鬪膏腴則曰胡患膏腴之不接比也主好窮壯麗則曰胡患壯麗之不延屬也主好集珍玩則曰胡患珍玩之不麟

萃也。詳所計畫。盡挈舊王之貨產以投新主好。卽剗舊王之肉且磔其肺腸也者。靡不攘臂而甘心焉。視狃之忠於舊主而至死不變者。奚啻霄壤哉。甚者許舊王之私。以輸誠於新主。俾新主者得藉爲口實。以濟其攘奪之謀。是尤狃之罪人也。已雖然。所養者人所驅使者也。彼烏知敦詩書明禮義哉。其狃之不若也者。亦犬彘耳。吾不足責也。藉令氣燄赫奕者。燭所養反側

之奸而聲其叛主之罪。則上下之防冠履之分。尊卑之等不由此肅然正哉。胡爲乎徒悅其今日之能歡我也。容之於帷幄。若夷王之衣以番錦焉者。厚之以餼廩。若夷王之餽以嘉麥焉者。寵之以事權。若夷王之置於爽塏。華構焉者。謂之何哉。不思所養之性不常馴。吾之勢不常有。倘一旦不幸而吾之氣燄儵然熄焉。安知今日所得之膏腴。所得之壯麗。所得之珍玩。不爲所

開卷一第卷之六
四
養異日擇王之資乎吾重借敦詩書明禮義者
夷王其心而其見反出狃之下也悲夫

誅鼠文

陳柳園

維淳祐改元四月甲申柳園陳子偶於釀具中
生獲一鼠爰命家僮置於片木之上削竹爲釘
着其四足窮訊厥罪而責之曰維爾穴居實繁
醜類自昔乃祖積書傳記食魯牛角幾廢郊祭
嚙魏馬鞍潛驚庫吏乳猫爲妖渡河逞異有屋
惑於詩人竊肉怒於童穉凡此數事皆其尤大
彰示者也厥後育子生孫支派別分或休茅屋

或托朱門晝伏夜動三兩爲羣舐玷汚凡攪齷
翻盆投之忌器却之無刀主翁側目竈妾憂噉
念非永某氏欲甘心於爾曹者久矣孰謂爾爲
惡稔竟爲禍嬰遭我所得明辱戶庭爾罪穿有
二可推今爲爾言爾其聽之婦女蠶桑心亦勤
苦爲衣爲褐無不藉此爾則食蠶膏唇沃齒筐
箱一空卒歲何以爾有皮毛可禦霜雪豈至若
人冬裘夏葛人或號寒由爾爲孽此則爾罪一

也原田晦晦禾黍穰穰農夫耕種勤勞備嘗爾
先偷盜穴居爲倉閉藏富溢雀鴿莫將人經兵
火饑饉薦臻甌中生塵米如炊玉爾當此時飽
充口腹此則爾罪二也若有奸滑小吏得爾遺
糞漬蜜獻王圖報私恨人或藉爾爲此吾亦仕
爾之忿變形爲人謁見揚生高談觸諱不憂憤
嗔爾雖莫敢爲此吾亦爲爾之懲陳子責之畢
欲貸以不死令返穴中告戒厥類勿蹈前蹤時

有一客在傍相語曰。彼有皮毛而不恤人之無
衣。彼有困倉而不恤人之無食。戴天履地。全不
愧惕。宥此二罪。計未爲得。曷若斬首顯此明辟。
陳子笑而從之。乃命揮刀行事。而歸休於讀書
之室。

養狸述

舒元興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
之性憎鼠而喜撲。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
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
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某居時。曾爲富
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
絡繹然。某旣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羣。雖敲
拍叱嚇。畧不畏忌。或斲履。俛跽縮須臾。復來。日

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續疑作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揭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柰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賣。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

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割洩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窺。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灑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命一作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嚮之。韞櫝服物。皆縱。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

開卷一第...
咬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痛之
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
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
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
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爲
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資鼠口腹矣。人雖智力。
其柰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
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

之下。故一作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
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
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彼小人道
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
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當
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
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中。異日持諭於在位之
端正君子。

人紅娘子。縱步觀後庭花。聞囀林鶯聲。皆摘枝頭青杏。笑擲之。黃鶯兒知其戲也。亦嘲之曰。好姐姐。毋打我。然性最好友。每喚于黃薔薇架上。一日見祝英臺。雙蝴蝶。三三五五。紛飛畫錦堂前。或戀金錢花。或翻紅芍藥。無何。低度粉墻而去。黃鶯兒曰。此輩止可教成一種絳都春耳。非吾友也。正尋思間。忽遇雙雙燕兒。舞於桃李下。黃鶯兒佯叱曰。汝何物也。而敢與桃李爭春耶。

燕兒呢喃答曰。我燕也。秋去春來。有年於茲矣。子未識我乎。黃鶯兒曰。姑戲子耳。毋相訝。倘子不棄。願爲子友。燕兒許諾。因造鶯居。則見落梅風起。楊柳搖金。前有梨花兒。紫花兒。後有小桃紅。纏枝花。三月海棠。蓊蓊天天。四望極目。燕兒嘆曰。真錦上花也。黃鶯兒曰。聞有胡燕。有越燕子。何所產。燕兒曰。胡越一家耳。俱產烏衣國也。黃鶯兒曰。今爾居安在。燕兒曰。昔拓拔氏塗腦。

中原曾一巢於林木。後徙范質家。范如我屢害
我。雖復巢王謝堂前。蓋謝也。妻卽烏衣國王女
也。我舊姻族也。故往依之。今又移居上小樓。與
三學士爲鄰矣。黃鶯兒又戲問曰。子居塵土中
寧如我有此風光好乎。燕兒戲答曰。子知海棠
春。豈知玉樓春也。我則兼有之矣。子何誇焉。已
而烟鎖南枝。西江月上。燕兒啣花掠水而歸。黃
鶯兒綿蠻簧語。弄巧金梭。只見月挂玉鉤。四邊

靜悄來往。佳人飄長裾。曳輕袖。或整紅衫兒舞
霓裳。或列青玉案。燒夜香。不知霜天曉角。已三
更轉。五更轉。而銅龍將報天曙矣。黃鶯兒南柯
夢覺。則斗指銀垣。河傾東嶺。而滿天紅日。又早
射鳳凰門矣。已而有鵲踏南枝。翩躚舞蹈。喧鬧
不息。黃鶯兒詢其故。答曰。我鵲也。能報吉兆。祥
人皆謂之喜鵲。今晨見古輪臺畔。露逼牡丹盛
開。我欲爲少年遊子寄一佳信耳。黃鶯兒謂之

曰吾聞公輸子削竹木成鵲飛三日不下汝鵲也非竹木爲者乎鵲曰今天下無公輸子謾勞爾流鶯調舌也黃鶯兒延入叢中相結爲友鵲謂曰我喜遷喬久矣何幸今日共賞花宮也黃鶯兒曰當與子成刎頸耳因又問曰昔王荆公見啄木兒卽自解衣上樹以探汝巢意必欲取汝于巢也汝亦危哉鵲曰彼所謂緣木求魚守株待兔者也安能害我已而黃鶯兒垂首低尾

若有所思鵲問之黃鶯兒曰唐明皇時我集禁苑中沉香亭上明皇乘珍珠馬穿阜羅袍過而見之呼爲金衣公子後人誤稱錦衣公子者始此今東園樂事不減明皇而世改時移可以長相思也鵲亦言曰牛郎織女爲銀河阻隔若非鵲橋夜渡終身不得效于飛樂也人故以鵲橋仙目之今石榴花放七夕又將至矣彼寧無再團圓之望乎黃鶯兒曰吾友來矣鵲視之乃燕

開卷一第 卷之六
兒舞也。鵲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非子耶？燕兒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非子耶？於是相接甚懽。黃鸝兒亦大喜。嗣後三友無日相離，卯而聚，終酉而散。十二時每過半焉，不覺春去夏徂而杏花天氣將為亂紅飛老也。一日同上小梁州立于橋頂，遂名為二仙橋。黃鸝兒曰：我在高陽臺見粉蝶兒眷戀一枝花，彼自以為無求於世而與人無爭矣，不知耍孩兒方將唾其不見而撲。

之為螻蟻食也。燕兒曰：夫粉蝶兒其小者也，吾啣泥浣沙溪頭，見水底魚兒乘長風破萬里浪，彼自以為與人無爭矣，不知水仙子魚家傲方將持竿攝綸，而川撥棹以釣取之，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雖吞舟之鱣鮪不能活此于江兒水中也。鵲曰：夫水底魚其小者也，我過小重山見一行斜飛插天而下，佇視之，乃雁兒落也。蘆花為伴，明月為友，飄飄乎高翔，彼亦自以為與

人無爭矣。不知真鮑老。山麻客。方將關鳥號之。雕弓挾夏服之勁箭。引微繳凌清風。加已于千仞之上。而身為俎醢也。黃鸞兒聞之。愴然曰。悲哉。雁也。曷為蒙此禍也。昔蘇子卿牧山坡羊。倘孤飛雁。不寄一封書。則子卿為胡地鬼。而不得朝天子矣。彼且弗免。豈非命乎。我與爾夷游乎天地之間。繒繳不及。弧矢不加。正所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豈不為天下樂耶。頃之鵲忽報曰。

刮地風寒。又早飄金井梧桐矣。黃鸞兒亦曰。江頭金桂。又早開遍也。燕兒曰。然則楚江秋到矣。遂欲辭去。黃鸞兒曰。子將焉往。燕兒曰。向與子言之矣。吾今返烏衣國也。于是黃鸞兒與鵲至江頭送別。燕兒曰。可惜黃花滿目。竟遭遠離柰何。黃鸞兒與鵲同應曰。願子毋忘賞花時。來春再得慶東園也。燕兒遂翻波戲浪。瞬息而渡。黃鸞與鵲目送之。將返則見桂枝香滿。菊花新放。

開卷一笑 卷之六
柳葉兒。梧葉兒。俱已黃落。而兩岸玉芙蓉。又老矣。乃感然曰。一江風景好。傷感也。居數日。黃鸝兒亦深藏不出。唯鵲不避歲寒。挺然與風入松。臘梅花競節也。暨風和景明。則羣聚如故。而相期爲千歲云。

野史氏曰。黃鸝兒。春鳥也。一名鶻鷓。一名黃鸝。一名粟留。性喜春生。惡秋殺。且善喚友。而復不苟與。吾觀燕也。去來有信。鵲也。吉凶前知。則知

鸞之能擇友矣。間亦雜以談諧。而聲應氣求。終始不逾。未嘗至于相忤。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今黃鸝有焉。况夫知幾知命。翬然自得。玩其言。又可想見。蓋不啻出幽隱。齊。知其所止而已也。噫。嘻。爭地之蝸。爲利而鬪。剝腸之龜。因智而死。孰若鸞之羣聚嬉嬉。付身世于兩忘。而人莫敢侮也耶。鸞乎。鸞乎。其稟性天之靈乎。友乎。友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又阿昧良蓋不啻出幽巖谷以其視世而曰此
 令黃鸞育焉此夫味獎映命器然自野其言
 故不食未嘗至于卧升藉云善趨龍令不為
 營之翳對文矣間亦醉以楚語而齋熟扉求

美人月夜遊園記

身妖

卓吾居士

黃纏道勾吳人也素雄於貲少年游俠天下湖
 山足跡將徧年既衰飄然有高臥林丘之志因
 自號瑞鶴仙又號風流子墾地百畝築圃其上
 門外苔徑粉壁竹橋清澗幽雅絕塵雙門隱隱
 雕簷翠幙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里中高士白練
 序題其扁曰園林好景臺館之麗無筭其最勝
 者則高陽臺古輪臺也一臺相對各方二丈高

三丈以瑪瑙爲之。設金人捧露盤於臺頂。其下則金明池。屈曲於中。小重山環遶於外。池有金鯽千尾。而山峯競秀。天巧琢成。又名曰夏雲峯。四時花鳥。色色可人。而三春尤甚。然終日扃鎖。遊人莫入。吳中有美人能詩文。喜遊玩。暮春旣望之夕。因率侍婢數人。欲往黃氏之圃觀焉。賂守者朱奴兒。然後得入。是夕西江月上。煙鎖南枝。綠陰婆娑。紅英撩亂。美人金蓮窄窄。玉體盈

盈。於是轉翠栢屏。歷茶藤架。登臺涉館。遊石假山。臨流四顧。渺渺乎有江山千里之想。已而立於桃李花下。吟成五言一律詩曰。夜闌更漏永。春富小桃紅。遶地遊初遍。齊天樂未終。柳如金絡索。人似玉芙蓉。手燃香羅帶。花陰立晚風。吟畢忽見梧桐樹底。人影突出。美人惶不及避。至則皆女冠子也。一女黃衣桃腮。一女紫衣纖腰。一女玄衣縞裙。各向美人施禮。笑問曰。月夜道

開卷一笑 卷之二
遙樂乎。美人未及答。三女卽邀至庭中。少憇。但見四邊靜悄。玉漏遲遲。疎簾淡月。幽香遍滿。三女謂美人曰。錦堂月色如畫。奴輩幸集賢賓。何異步蟾宮而親炙姮娥之面耶。因設錦褥。共坐于庭。言詞清婉。答應如響。美人亦笑談忘倦。從容請問姓名。居止。黃衣女先言曰。奴輩皆王公侍妾。聞好姐姐在此吟玩。私出奉陪。幸勿相訝。奴名多嬌。乃喬木世家。唐時有諱栗留者。奴九

世祖也。嘗衣黃衣朝天子。自製法曲。獻仙音。明皇愛之。賜號金衣公子。遂世襲其號。奴亦頗曉音律。性復好織。王公見奴弄機。拋梭。喜謂曰。爾又織成一機錦耶。每花晨月夕。王公命小婢排青玉案。自酌梅花酒。聽奴歌聲。嘗見許爲俗耳。砭針。詩腸鼓吹。其憶多嬌如此。紫衣女曰。奴名迎春。先世外國烏衣人也。慶南方地。煖遂入中原。迄今幾千秋歲矣。五代拓拔氏。燬我屋宇。暫

徙于簇玉林中。今賀昇平已久。宗族蕃衍。有與
貴宅爲鄰者。姐姐不。女以口舌便捷。有寵
于主公。性喜拈花弄柳。嘗欲。江南春色而歸
之。肝肺也。玄衣女曰。奴名喜卿。文家三槐舊宅
也。上世有人入山採藥者。遇臨江仙子。謂其夙稟
靈性。授以奇術。遂出金字經一卷。符籙一道。付
之。云得此。則天仙可見。銀河可至。吉凶可知。世
守其術。奴亦能預報人間喜事也。美人曰。今宵

幸會誠哉。有緣。然風清月朗。一刻千金。可無佳
句乎。多嬌曰。適聞姐姐所咏。真字字錦也。奴輩
敢不效顰。乃先吟曰。念奴嬌。滴滴畫錦。畫眉分
巧韻。聲聲慢。新衣縷縷金。啼殘紅芍藥。睡損海
棠春。更喜遷喬處。亭前柳色青。迎春繼吟曰。畫
堂春色好。樂處卽爲家。出壘花心動。穿簾蘇幕
遮。身經西地錦。泥掠浣溪沙。巧訴衷情語。烏衣
月已斜。喜卿亦吟曰。曾度天仙子。橋成乞巧時。

房卷一第...
倦飛秋夜月。旋繞玉交枝。好事近不近。阮郎歸
未歸。燈花何用上。惟有喜卿知。三女吟畢。於是
美人命一婢名海棠者。金絡索掛梧桐爲
鞦韆戲。既罷。又命一婢石榴花者。捧碧玉簫吹
之。清和嘹亮。響遏行雲。一婢名絡絲娘。一婢名
香柳娘。皆善歌舞。於是瑤明璫。曳輕裾。歌採蓮
之曲。舞採蓮之隊。亭亭嫋嫋。雜亂花影。美人樂
甚。復吟七言一絕詩曰。賞花時節迎仙客。瑪瑙

臺前十二紅。嘗憶王孫雙。勸酒鷓鴣天。氣落梅
風。海棠花亦吟曰。細柳搖金梭。月影錦衣香。惹
武陵春。獨憐玉女搖仙佩。悵望桃源憶故人。石
榴花亦吟曰。一枝花宿雙蝴蝶。侍女吹殘碧玉
簫。沉醉東風天下樂。坐看月上海棠梢。吟畢。美
人復謂絡索娘香柳娘曰。採蓮曲乃舊人所作。
汝可新製一曲歌之。於是二婢載歌載舞。絡索
娘歌曰。滿庭芳草兮。淒淒怨王孫。遊兮不歸。瑣

寒牕兮人靜。點絳脣兮何爲。傍妝臺兮懶畫眉。
惜奴嬌兮長相思。香柳娘歌曰。鳳凰閣上兮吹
簫。絳都春去兮魂搖。罵玉郎兮薄倖。解連環兮
輕敲。紅繡鞋兮步步嬌。望想人兮月兒高。歌舞
旣畢。但見明月西斜。花陰東轉。宿鳥驚飛於樹
杪。遊魚跳擲於池中。美人將言旋遠。失三女所
在。美人蕭然而恐。率侍婢函行。明日訪于黃氏。
並無三妾。使小婢往視園中所坐之處。惟梨花

成雪。桃花爲雨。三女所設錦褥。只落紅滿徑而
已。細味其問答之言。吟咏之句。乃知其爲鶯燕
與鵲之妖也。嗚呼異哉。

秋蟬吟

一衲道人

蟬兮本名蝦蟇虫。自小生身水窟中。潛跡坭塗
 為窠穴。交結魚蝦作友朋。一朝脫皮并換骨。就
 地飛騰到林木。慢憑素咽且吟風。聊借一枝權
 寄足。曉烟簇簇籠翠幃。夕照煙煙映落暉。忽向
 章臺弄唇舌。條入隋堤逞羽威。啼鶯語燕借歌
 韻。浪蝶狂蜂相厮競。酒旆蕩漾興飄揚。簫鼓喧
 華聲響應。玉驄遊子望凝眸。畫舫騷士意徘徊。

山嶺沙溪任氣使。巷陌街衢逐伴隨。一口掀天
猖赤熾。兩湖出沒儘聲勢。蝦螯不是昔年形。比
類而今誰與似。荏苒光陰不久停。迅速炎涼如
轉蓬。綠退紅殘顏色改。蘇敗苔荒肅殺侵。繁華
一日成寥寂。景象千般非夙昔。眼前滾滾盡浮
塵。舉目凄凄惟孑立。君不見一物名蜻蜓。挺身
蠶尾直前行。鎮日盤旋罔休息。徒日奔波擾夢
魂。又不見一物名促織。張牙扇翅勇莫敵。當場

叱咤狠戰爭。壘得金珠枉勞碌。蟬兮蟬兮急回
頭。時乎時乎去難留。古來多少興亡事。及至無
常一土坵。

開卷一

三

草臺柳畔有一物。良可嘆。今又可惜。擺尾搖頭。似鼓了。打魄成團。屯岸側。有時脫却舊行藏。倚仗蘆葦。逞威力。花花褲兒穿一腰。綠綠衣衫遮滿春。雙睛瞪視如突硃。一口咬啞無紀極。須臾煽焰勢轟轟。頃刻消洋聲寂寂。夜逐流螢。鬧汀渚。曉向草茅混形跡。番身跳足大賈猛。貪嘴吞鈎少知識。悞恨鄉村媒利人。捉賣市沽換賤值。

青蛙吟

此謂反根倒舌者云

冷眼生

草臺柳畔有一物。良可嘆。今又可惜。擺尾搖頭。似鼓了。打魄成團。屯岸側。有時脫却舊行藏。倚仗蘆葦。逞威力。花花褲兒穿一腰。綠綠衣衫遮滿春。雙睛瞪視如突硃。一口咬啞無紀極。須臾煽焰勢轟轟。頃刻消洋聲寂寂。夜逐流螢。鬧汀渚。曉向草茅混形跡。番身跳足大賈猛。貪嘴吞鈎少知識。悞恨鄉村媒利人。捉賣市沽換賤值。

開卷一

三五

論劬止得五六厘。每隻不過二三忽。破肚空腸。上刀砧。剥皮剔足。受慘尅。備嘗苦辣。及鹹酸。歷盡熬煎。并煙炙。不同膏品。列正筵。只好傍邊做。協色。若人舉手。畧相親。那堪大嚼與蠶食。骨頭委棄地中央。狗子見了也不吃。嗟呼到底沒下稍。何事終朝跳弼弼。

關蝶羸記

吳之珍

支吾子塊處一室。左琴書。右樽竿。狂時雜以嘯歌。其于市人。蚴蟻幅憶態。澹如也。暇取儲胥數十紙。灑以桐液。搗以榆杵。竟日夕得明瑩纖薄。如索鑑照影。因裁而蒙于北牕之格焉。格每距不及二寸。有蛛集于其間。芥為軀。毫為股。網之大若菽殼然。即睛星亦不能困縛者。適蝶羸望闥而入。勃窄盤旋。若曳若掣。蛛乃以足櫻之。蝶

開卷一 卷之六
三
羸怒而以尾擊之。且櫻且擊。再櫻復再擊。急則
蛛且退棲于網。如是者數四。紙亦彌環有聲。支
吾子坐視良久。乃嘆曰。物誠無知哉。此猶以千
鈞而壓累卵。鮮不糜且滅矣。因命童子遍索蛛
之黨。不問巨細。合封于一格以助焉。有蒼者。有
黑者。有黑而介以白痕者。有虤虤若虎者。有股
長而跽躄不進者。有腹厚而其絲喁喁若瀉者。
衆以暴寡。始若擒而噉之。逮螺羸盡力一擊。則

羣蛛皆聳足裹頰。颯颯然共聚一隅。不勝其腴
懦戰慄狀。于是支吾子復撲青蠅數羽。撼而激
之。鬪頃焉。以蛛覬蠅。則垂涎而跳躍。以蠅畏蛛
則鼓翼而騰飛。以螺羸不禁。夫蠅與蛛之擾。則
奮首尾而思吞螫。轉轉相扼。勢若抗衡。支吾子
倦而就寢。越宿起視之。則三物皆僵仆。無餘生
已。嗚呼。惟蟲能蟲。惟蟲能天。激之鬪而其天者
汨矣。今造化以崇卑強弱。寵辱得喪。啓其釁而

召人之爭。是則格中三物也。人未能超乎世故。
 絕乎塵鞅。比比以微茫事。競量于蝸角。蠅頭之
 間。其馳騫也。朝燕而暮越。其傾軋也。始恩而終
 仇。苟有無懷氏之民。坐而觀其成敗。豈不掀髯
 發一長笑也哉。卒之玄暉落。薤露晞。則彼為姱
 美。為遽條。為旒。為擗攘者。總總將安在也。支
 吾子因感而為之偈曰。嗟嗟物類。匪直如斯。環
 宇宙間。孰雄孰雌。以利相得。以名相欺。倒影忽
 沉。同為腐尸。何益于後。乃成猖披。老氏守玄。能
 不失時。夜氣靈爽。尚其繹思。

不夫謂蚊鼠靈爽尚其鞅思

武回為商只何益于對以出其然法月半文論

憎蚊賦

孫原貞

孫子願吾暑月無珍簟方牀夜移書几連接而
臥有蚊羣集而至不得安寢強起正襟危坐而
詰曰天地間惟人為貴物為賤物得其氣之濁
而人得其氣之清故書必有為以典學夜必宴
息以凝神况值此永日志氣昏沉滯暑蒸體揮
汗交零方曲肱之一枕冀氣體之暫寧何汝物
之至眇顧於人而相侵聚成雷鼓睫集焦螟尋

頭撲面。入幕穿襟。咬人皮肉。利嘴如針。臂已痺而猶攘。目欲瞑而復驚。道心何由而定。夜氣何由而惺。使季子咬牙而忍痛。烈女切齒而露筋。吾惟聞人而驅物。何嘗見物而嚙人。舉扇撲滅。猶復呻吟。且前且却。若有所陳。意想測度。似彼有二。近聞先生慕道。當知物理人情。物雖至賤。天地無有不仁。人雖至貴。每情行于冥冥。不知衽席之上有睚眦。淵默之中有雷聲。醜毒生于

宴安。獨寢須不愧衾。恐懼致福。危者使平。子既學聖。要在憂勤。胡不如周公之坐以待旦。胡不如孔子之終夜靡寧。胡不如康節之夜不就席。胡不如勾踐之獨臥以薪。精思力踐。奔軼絕塵。火不能熱。水不能冰。顧乃高臥偃蹇。袒裼裸裎。予茲來訪。示子規箴。子胡不悟。反速予行。况天下之不爲蚊者寡矣。蚊之利口刺人之身。人之利口刺人之心。刺人之身者爲害小。刺人之心

開卷一第
者為禍深。不韋利口。以呂易嬴。王莽利口。篡漢為新。蘇秦利口。六國亡秦。斯高利口。扶蘇蒙塵。王衍利口。江左以傾。朱异利口。梁亡臺城。林甫利口。敗壞唐兵。世基利口。隋煬瀆經。成大利口。誠偽不分。惠卿利口。害及雞豚。以非為是。以假亂真。覆人之國。戕人之精。此皆磨牙肆毒。食虎吞鯨。其視蚊子之為人害。果孰重而孰輕。先生何不於彼而致察。而惟于我而生嗔。且予之行

藏有合先民。入以昏晦。出以天明。夏秋見世。春冬潛形。其與醯雞不見天日。螻蛄不知春秋者。不亦大相徑庭耶。孫子曰。汝言固亦有理。我尤獨識其真。心為嚴師。遇為浮雲。富貴福澤。固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處一化齊存乎。一心使心有所做。而後畏斯意。即由之以不誠。吾惟乾乾夕惕。肅肅宵征。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通知晝夜。定省晨昏。三餘是惜。四知惟欽。夢寐

姬孔。臥想周程。勿忘勿助。無將無迎。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而成名。蚊乎蚊乎。吾其以汝為叩脛之杖。朴作之刑。刺股之類。訂頑之釘。他石攻玉。烈火銷金。潛居寤道。暗室安貧。欲親燈火。照讀典墳。無油且止。有志莫伸。予將撤几不寐。杌坐息尋。學匡衡以鑿壁。效武子以囊螢。夜以繼日。厥德維新。庶靈臺不至於昏昧。睡魔不。至於侵凌。不覺昊天欲曙。籠鷄齊鳴。起看蚊子。

寥如晨星。急呼小子。書此于屏。朝繹暮習。用比盤銘。

憎蚊說

錢鍾義

山澤之區靈秀所毓。玉輝珠潤。龍螭鳳翔。錯然具陳。不可殫也。其戾氣之為梗者。則莫若豺虎蛇蝎。然豺虎蛇蝎之嬰其患者。億兆無幾也。豈其類之果不足以生毒耶。顧其名足以震怖。而備之者有具也。羅而致之。陷穿而捨之。腊而弭之。則向之可患者。將玩好之飾。裘罽之資。療劑之式。若夫犬豕魚鱉之用耳。竊怪夫沮洳之

鄉。炎燠之候。乃產蚊焉。林木所包。其麗不億。鷄
鳥所噴。實繁有徒。渙其羣而勢若負山。黨其衆
而響則如雷。當太陽之孔照。則遁跡莫窺。稍陰
晦之侵尋。則引隊而出。突如其來。撼昆陽百萬
之衆。從空而下。恍延岑山後之師。雖無金鐵之
錚錚。若見戈矛之戟戟。其迭出也。如吳之三軍
肄楚。其輕進也。若漢之深入不毛。又且巧於伺
隙。倏如颶風衝堂宇。敢於直前。隱房帷。是其故。

智。苟防禦之少疎。已空隙之投入。挾利口之資
乃排闥而無忌。懷刺心之術。遂入幕。以為歡。蓋
非止穿裳而撲面。又豈但摩足而拂鬚。剝床以
膚。北宮將為撓也。引錐刺股。季子能無慟乎。亦
或病于夏畦。苦不容其向晦而宴息。雖欲親於
燈火。又豈能繼晷而焚膏。遂使君非季優。無故
而自批其頰。孰為漢帝。堯然而忽拊其髀。彼孺
稱江夏之童。實伊貽戚。列著高郵之女。惟爾生

姦又何怪乎王司徒玉塵之揮。須臾不離。而楊將軍紅拂之妓。去而違之也哉。直其同聲相應。似義。麾之不去。似忠。奮不顧身。似勇。見几而作。似智。要之貪婪。無厭。一飽以足。其生冒進。無恥。死而無悔者。也是無豺蝎之著名。而其毒滋蔓。雖微芒小醜。而治之尤難。徒使人攘臂扼腕。而無可奈何者也。雖然。伏戎于莽。高陵弗升。綢繆。漏卮。則莫予悔。况夫金風扇而寰宇清。玉露凝。

而煩暑降。且將蕩為遊塵。而嘒類無復有矣。由是樽俎可以合歡。琴瑟以之靜好。金屏繡幙。侈仙苑之歌聲。孫臏韓檠。結幽人之雅趣。豈不為有生之一大快哉。乃知雲景效祥。而陰霾斯伏。鳳圖獻瑞。而鴟鳥吞聲。所以元凱登而四兇無虞。其枉位周召相。而三叔不患。其盈朝在。備之有道。俟之有時耳。故其潛奸於內。則房幃禁闥。多曖昧之端。煽亂于外。則戎狄草莽。基芒刺之。

開卷一第...
豐所謂乘間竊發者也是以君子慎防之密每
嚴於暗室屋漏之中廓清之艱尤進於昆蟲草
木之化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蚊

螢蚊判

滑稽生

夏之世一日有螢氏身性光明因時隱見一日
有蚊氏利口長舌專務譏刺鄉曲一夕二氏相
遇爭道反唇相譏螢曰長喙子胡事遑遑入人
室升人堂非姦卽盜何足以臧蚊曰光屍子爾
何踽踽涼涼繫瓠瓜守林塘假作光明模樣螢
曰是故惡夫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蚊曰
汝母憎我口給汝何知我富貴軒藏穿內閣翠

開卷一第...
幙上方牀無論多嬌殊色盡爲我炮鳳烹羊子
孰與我曰不如子碧紗厨鮫綃帳我安居則臥
者。鼯。鼯。一怒則諸人惶惶子孰與我曰不如子
黃金屋白玉堂我結朋聯黨一任徻狂子孰與
我曰不如子蚊曰此三者汝皆出吾下而名加
吾上何也螢曰三者皆汝之罪何用德色吾試
汝三罪以及吾德可乎汝口銳神矛浚人膏血
是不仁也將欲潛之反固鳴之是不智也終宵

營營達旦不寢是不節也我則應時不愆非信
乎與物不競非仁乎逢昏不昧非智乎避日不
明非義乎我具大德者四汝負大惡者三長喙
子安得與我並有蚊氏猶雷吼爭訟不已乃相
與質成於螻蝻土有蛙氏有蛙氏紆青拖紫列
兩部鼓吹而後進之訊二犯於庭而判之曰審
得有螢氏跡肖流星名隆丹鳥光雖不能周物
明實足以自資入暗室而不欺類君子之有道

懷明珠以應候。同至人之知。幾點點。客衣錯認。金蓮歸院落。星星樹杪。狼猜藜杖下樓臺。帶火隨風。含章泛月。囊沙徹夜。曾成車胤高名。暉燭通宵。可比雲長大節。暮夜有螢。金吾不禁。審得有蚊氏。尖喙細身。投間抵隙。長噓短吸。乘暗幸昏芒刺鋒針。利邁荆軻之七雲屯烏陣。衆逾淮水之師。苟有過人。必知之。或中傷。客不悅也。擾我遊仙之夢。栩栩難成。妬人文苑之思。便便奚

用瘠。衆肥身。而作孽。剝人。蓋已以爲生。使王夷甫最好清談。雍容未得。雖蘇季子。素稱舌辨。快捷難方。吮玉肌。而齧花貌。尤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奸志。利口已盈於衆口。宜揮帳下之青鋒。貪心不直於人心。應治淮陰之赤族。判訖。有螢氏稽首謝。揚揚而去。有蚊氏飲泣出曰。嗚呼。咬人自知。天網所及。冥然莫逃也。遂俛首而碎屍於市云。

驚擾于夢寐甚所不堪垢膩如積康臭穢如土
蔚咸汝之惟爲我辱予亦且弗汝責第福過災
生體重艱行予將唾取之磔汝身首摔裂爛啗
無不至使汝無噍類汝亦奚怪予哉

蝨蚤相詬解

崔江子

蝨蚤者均血食於人者也然蝨性緩而蚤性躁
故蝨得柔惡而蚤得剛惡焉戰國時一日韓昭
侯御便殿有蚤入敝袴中嗜啣昭侯大怒披襟
索之甚急蚤曲躍三百而去宦豎無以應自取
一蝨以磔之蝨嫗不平乃詈蚤曰汝何爲哉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常道也今日之禍誰則尸
之良由汝入裏穿裳往來迅疾無少忌諱以釀

成之耳事敗之後高躡遠遁滅其跡於已而嫁其孽於人趨利避害樂禍探功雖濫廁冠裳之中亦鳥用生為也吾以此憂懣成疾饑則皮毛隨風而靡食則蠱脹而不能行屢受其殃時危不測匪特吾軀將無蟣矣蚤乃鞠躬而聽俟言畢廼反聲曰子何過我之深乎跡汝之所行若有若無或藏或出陽韜陰晦嗜飲無極富貴者遠之貧窶者欺焉貪膏樂腴腹垂過膝首下足

送疥文

程敏政

程子臥凝職之榻病疥三月不愈或曰疥有崇焉宜禳之乃作送疥文臥食居士端居私室心鬱志悒若疾若疾瘍發四肢寔蕃且密巨肖蜂屯細如蟻集蔓衍支分薦經遍歷療之愈熾治之弗息肉潰皮膚伊名莫識乃召鳥有先三詢諸秦筮去囊解韜揲如古制變及十八遇屯之萃其繇曰匪倪之疹匪耄之癩人而獲之罔有

開卷一第...
害。烏有先生覲偶與奇投策攘袂俯而俛嘻曰。
是疥鬼也。爲瘼爲瘍。有或罹焉。悔懼可當。載祿
載襪。可以無殃。居士曰。唯請製告辭。速呼召走
崇羞薦厄。束芻載糗而燼之。其辭曰。嗟爾疥鬼
兮。勿窺我廬。總明几淨。有圖書。壘在楹。今茶在
樞。爾且遠遁。莫踟躕。嗟爾疥鬼兮。勿棲我榻。泉
布。渺兮紈綺。乏蠹善戕仁帝。汝罰爾宜遠遁。莫
我狎。嗟爾疥鬼兮。莫憑我身。佩有韋兮。書有紳。

嚮福威極於惟神。爾宜遠遁。莫我親。嗟爾疥鬼
兮。勿依我腹。經藏笥兮。玉韞匱中。有華鹽匪梁
肉。爾宜遠遁。莫我逐。嗟爾疥鬼兮。勿戕我手。干
將莫邪。繫兩肘。誓殲大懟。斲羣醜。爾宜遠遁。莫
我守。嗟爾疥鬼兮。莫殘我足。遊有方兮。出必告
履。芳蹈烈踵。前躅爾宜遠遁。莫需促。告畢。乃褻
楮帛。乃奠漿水。有瓘其鬼。來自燈底。倏隱忽顯。
西徙東倚。初退漸邇。可辨形體。頰髮紺顏。含悲

開卷一第...
如喜欲止載趨將進復已鼓掌而歌曰悵夫子
兮見尤我何之兮廣陸脩靈深嵐重兮山木樛
別夫子兮我心憂言竟歌闕跳梁而前謂既我
譴我復何言赧然而逝焱然而休聲消影滅欲
見無由越及明日居士疾瘳

上步履艱側禍至不避難生而不知尚爾營
構巢穴爲子孫計天下果稽康輩乎查道儔乎
不爲紀昌王猛者幾希矣二者紛競莫決忽有
夏國人號蚊中子鼓翼而前解之曰二子所遇
固有幸不幸矣雖然太柔則損太剛則折均所
不免焉脫附于屈原之體入水能不溺乎長於
介推之身入火能不焚乎遇盲瞽者澣濯于涪
沸之中靡才遺矣若吾食人而不制于人着物

開卷一笑集上卷之七
而不溺于物。聚則成雷。散則無迹。人作我息。人入我出。銛吸毛竇。翱翔八極。一子爲之次矣。奚相詬爲。蝨蚤聞之。五內俱裂。欲尚赤而不能。欲守黑而不及。

卷終

開卷一笑集上卷之七

卓吾居士李贄編集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田家樂賦

沈周

田家快樂沒憂愁。門前稻子香成樓。主人遇客先呼酒。童僕逢人復可留。雨落兒童拖木屐。晴乾嫂子戴烏兜。有時一曲纔堪聽。月子彎彎照幾州。田家快樂沒嗟吁。數椽茆屋儘安居。春養

花蠶供衣服。夏日焚香檢佛書。秋養黃雞肥。啄黍冬春白米有贏餘。朋友歡招堪置酒。山肴野蔌也相宜。田家快活真不俗。沉醉高歌自鼓腹。門前雞犬亂紛紛。地上桑麻花碌碌。父慈子孝兩心寬。兄友弟恭如手足。日高丈五睡正濃。占斷人間天上福。我見黎儂兩三人。塔背拘肩嬉笑行。山歌拍手更相和。傍花隨柳過前村。我見黎儂快活因。自說村居不厭貧。自有家邊田數

畝不用低頭俯仰人。雖無栢葉珍珠酒。也有清醪三五斗。雖無猪羊大葷肴。也有魚蝦供素口。雖無買眼與荔枝。也有苧齊共菱藕。雖無異供好菜蔬。也有燒菜共醃韭。雖無歌唱美姑娘。也有村婦伴相守。雖無錢米來積蓄。不少飯兮不。少粥煎鱗皮。強似肉。樂有餘。自知足。不能琴。聽彈行。孝也爽心。不能棋。五花六直。慣能移。不能書。牛契田由寫有餘。不能畫。日念佛圖滿壁掛。

陽卷一
花朝節。年年賞花不曾缺。花前不放酒杯歇。風
雨時唱歌酌酒掩柴扉。牧童騎犢過村西。風生
窮笠橫。笛韻月明夜。皓彩蟾蜍光影射。有有無
酒隣家借。雪落天。江上漁翁罷釣還。地爐煨酒
坐團團。片片飛來不覺寒。四時快活容易過。饑
來喫飯困來眠。米自舂。酒自做。紡綿花。織大布
野菜餛飩似肉香。炒豆鬆甜兒叫娘。有時車田
跋水淒。烏背鯽魚大小有。軟骨鮮甜真個肥。強

似勒魚共石首。杜洗麩。煨葫蘆。燒莧菜。糟落蘇
蚬子清湯煮。淡齏葱花細粟炙。田雞難比燒羊
與燒肉。時常也得口頭肥。自說村居無限好。自
有田段種瓜棗。自種槐花染嬾黃。自種紅花染
紅襖。自有菜油能照讀。自有麥豆能罨醬。自有
山園種細茶。不用掂斤去播兩。隣家過說家務
不願小小貧。不願大大富。船大小儘可渡。牛自
有。不用顧。且喫葷。莫喫素。黃脚雞。鍋裡滬添些

鹽用些醋。買斤肉。細切剝。煨芋菘。煎豆腐。沉沉
喫到日將暮。深缸湯。軟草鋪。且留一宿。到明朝
這般快活。恒千古。

偷閒論

獨醒居士

東谷子云。造化之於人。不斲於功名富貴。而獨
斲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
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第貧賤營營
迫於遇也。無怪其然。至于高爵厚祿。清資顯轍。
不患不足也。而患不知足。不患窘阨也。而患過
求。勝弗思易壞者身。難厭者心。不息者世故。柰
何。令一日十二時。無片隙得暇乎。曲計巧心。買

開卷一笑 卷之十
田營弟不獲一見而身先亡者有矣。又有士大夫被劾之餘，陽以高潔自許，潛作搖尾乞憐之言。于干時求進之牆，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放薄書，介介于懷，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光景，縱或見之，何嘗識此旨趣。忡忡役役，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漁樵角勝

袁石公刪改

漁樵二人一日會言於綠楊樹底，各誇其樂。漁曰：我臨栽皓月，樵曰：我細切清風。漁曰：我貪水秀，樵曰：我愛山青。漁曰：你且休言，待我吟詩問你。漁云：釣罷歸來不繫船，江村日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樵云：深山靜坐遣情懷，獨步閑行石上崖。悶向爐中看煉藥，閑從山下掃松柴。黃毛猛虎堪爲伴，白面猿猴

獻果來。獨坐夜深觀皓月。逍遙勝似步金階。漁
曰。我有一首楊柳詞。聽我道來。小小船兒又無
舵。一領蘆蓆搭撒破。釣得魚兒兩三箇。閑來拿
去街頭貨。飲罷香醪醉且臥。寬懷過乾坤。有分
神仙做。樵曰。你莫道高。我有一首西江月。聽我
道來。夜宿崖溪古廟。朝行山野荒村。閑來無事
掩柴門。淡飯黃齏一頓。不管興衰成敗。隨緣且
度朝昏。是非任我絕談論。且做生前混沌。漁曰。

我有新詞一首。且道春天景物。東風解凍清光
透。三陽開泰。春光厚。桃花映水紅光溜。真可喚
見了些白鷺青鸂。閑打圍簑衣。斗笠無新舊。不
戀金章和紫綬。若把青山比水秀。担柴壓得容
顏瘦。多也勾。少也勾。舉棹輕搖觀水秀。樵曰。我
亦有新詞一首。單道春天景物。窩居茅屋第山
深。一到春來色色新。高林禽鳥驚。燕子最善的
是吹面不寒楊柳風。雖然斧担永相從。強似朝

班聽曉鐘。若將水面比山中。船小舟輕最怕風。
把眼睜睜。色色新。紫陌紅塵一片青。漁曰。你不
知我夏天受用好處。夏天六月薰風滿。惟有漁
翁好消遣。榴花映水紅光顯。頻蕩漿。荜宿幾處
笙歌响。或是下釣。或下網。強如姓字題金榜。笑
樵子不如俺。肩上担柴血如汗。多不趙。少不趙。
五湖四海時時玩。樵答曰。我夏來有甚不如你。
聽我道。夏至一臨。纔數伏。桑榆柘柳青。撲撲野

杏山桃顆顆熟。真可欲。伴了些桂栢青松君子
竹。打得柴來喚酒肉。不去朝中貪俸祿。我笑漁
翁忙促促。船小舟輕怕風撲。多不足。少不足。萬
丈深山一片綠。漁曰。你不知我秋天受用更好。
水白風清秋令節。舉棹去把紅蓮折。紛紛船上
飄紅葉。真可悅。幾度搖船熬歲月。紅蝦紫蟹錦
鱗魚。不向紫袍金帶闕。大担擔柴何時歇。多不
悅。大江東去浪千疊。樵答曰。我到秋來有甚不

如你。颯颯金風。諸葉墜。閑花野草多狼狽。惟有竹梅顏不退。寒不畏。只聽賓鴈空浪唳。三朋四友終朝聚。不去朝中呼萬歲。俺笑漁翁真可累。連陰久雨遭顛沛。喫一會醺醺醉。月明千里映山翠。漁曰。到冬來更有好處哩。冬至一陽纔數九。撐着船兒沿河走。紅日灘頭不動手。呼朋友。尋幾個無拘無束烟波叟。打得魚來喫新酒。不去朝街呼頓首。我笑樵夫真箇醜。急急好似喪

家狗。多也守。少也守。見了些魚精水怪番筋斗。樵曰。我冬來。你不知我的妙處。春夏秋冬四季短閑時打柴忙時。釵燒得火來。渾身燒茅艸鋪床。勝綿軟埋名。隱姓無凶險。淡飯黃齏喫幾碗。不戀白頭與象簡。這箇漁翁不如俺。冰凍水寒難下網。貧無驕富無諂。萬丈青山靛來染。問荅之間。只見林中一道人走出。便問二位姓甚名誰。爲何雄辨爭強。兩人不相應對。漁曰。我貪水

秀棄却金花象簡。樵曰：我愛山青，不戀紫袍金帶。漁曰：我有撥天關手段，不去金殿理絲綸。樵曰：我有搖地府機關，且共山童閑答話。漁曰：我脫下朝靴穿艸履。樵曰：我解開金帶繫麻絲。漁曰：我手執洪綱。樵曰：我腰橫潤斧。漁曰：我長竿夜釣宮墻月。樵曰：我短笛橫吹揚柳風。樵又曰：我大斧劈開生死路。漁曰：我長竿撥散是非門。二人問答不已。道人曰：一個歸河，不愛天子節。

一個入山去，躲身邊厄。水秀山青，自古道：一人休把詩篇說。一個採樵，只爲衣食缺。一個釣魚，不過挨歲月。那個能強，那個拙，都是九霄雲外客。二人復吟詩一首，各辭而退。詩曰：非是漁樵閑論揚，只嘆浮生不久長。要知漁樵名與姓，二人范蠡與張良。

芳堤濃藹藹千紅散綺。茂林修竹。鎮重亶萬綠
團雲。九龍峰下。金勒駿駒嘶曉日。五嶽樓前。珍
珠酒旆捲東風。五里街頭。杜擔着琵琶蹴鞠。金
彈雕弓。來的來。去的去。都是風花雪月之人。二
泉亭畔。擺列着茶爐酒筭。方勝春羅。歌的歌。吟
的吟。盡是詩酒琴棋之客。但見白雲堂。漪瀾堂。
掃拂得乾乾淨淨。無半點塵埃。已見名山勝槩。
又見尚書祠。孝子祠。修理得齊齊整整。自萬年

氣象端的是盛世先賢羅漢泉邊。有秀亭青奇
鬱。掛孤鴻巢野鶴。千千年的長松落落。仙人洞
口。有翠稜煙冉冉。鎖蒼苔。繞碧筠。萬萬層的怪
石。碾碾禪悅庵。聽松寺。高低松杉掩樓臺。祠塘
涇。大德橋。南北舟航堆隴陌。佛殿上。有一班遊
僧老衲。用着冥錢聖馬。設供修齋。鳴起鐘擊起
鼓。齊拜念梁王懺。山門下有無數遊手閒郎。將
這玩器佳窰。攤場招賭。呼着三。叫着四。齊喝采

喜神方。有一樣民座船。玲瓏剔透。駕浮樓。盡是
富家子弟。挾妓追歡。有一樣太師轎。軟幹輕風。
飄翠蓋。都是林下閒官。尋僧適興。登惠山之頂。
望太湖之波。遠則東膠山相對。西膠山華藏灣。
石皮嶺。安錫峰。僊女墩。諸山如虎踞。近則南禪
寺相對。北禪寺。洞虛宮。妙閣觀。鐘鼓樓。尊經閣。
萬屋似蚶齊。正是天開圖畫。江山麗地。萃膏腴。
花草香。

祛倦鬼文

申時行

歲丙辰久荒於嬉。將理業時。手稿一編。輒復困
倦。倦則復廢書。如是者累月。昔人云。人精強則
神輔之。因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罵三
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詞曰。噫。吾
語汝。大塊委蛻。洪鈞鑄形。孕精毓秀。篤生斯人。
攝以陰陽。調以五行。充以元氣。運以元神。戴圓
履方。含聰畜明。壯以肱股。利於屈伸。五官奉職。

福壽康寧。昔在神禹，胼胝如踏。亦越姬文，宴朝
及是。公旦几几，夜以繼日。宣父皇皇，不寢忘食。
彼誠至人，爾不能入。予獨何辜，爾不相恤。維爾
之來，默默冥冥。非虺非螫，無狀無聲。不寢而夢，
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
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倏焉如兀。欲仰更俯，
求昂反屈。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宮子喪志而
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眯，回瞬成黑。如

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擊如維。
將掉臂而徙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何郎之筆，落
司馬之杯。入人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
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陛，謝安何
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緗浩牘，玉筍陳編。誦不
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
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佶偈微言。疑
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瀟漫。如尹文

之坐幻。達麼之逃禪。凡此之類。倦態不一。寔爾
 之故。伊予之蹙。吾欲終南。割汝而不能。越巫索
 汝而不得。吾將抽戈。淬刃。懸挑薦棘。出子於莽
 決之野。渡子於逍遙之域。子胡不歸爾之樂土。
 而顧留我之胸臆。速去速去。無留我側。言訖。坐
 而假寐。見有一人。揚揚然。勃勃然。魁肩。弛臂。垂
 頭。曳趾。而來。顧余。言曰。我非爾仇。爾胡我責。適
 聞謔言。令我氣噎。爾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

天君王而百體從乎。罍螭之出。必以陰冥。魍魎
 之見。必以無人。呂雉哀而蒼犬撼腋。晉侯蠱而
 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乎。見
 侵爾志。則不立。而我是咎。學則不專。而我是真。
 何責人之苛。而恕己之昏。歟。吾以安靜為體。柔
 廢為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仰之林。不與精
 強者為伍。而與懈怠者為朋。銳健者。吾即與之
 絕。安閒者。吾即與之親。昔者董子下帷。吾不窺

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鎗。吾卽避其銳。匡衡竊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棲雪案。影伴螢燈。啖黃虀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者。吾卽望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梁肉。服羞綺羅。游娛旣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憇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習詩書。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閒過白日之駒。

每欠伸而無措。遂與我而相依。蓋我畏避者如彼。而狎暱者如斯。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茫茫。玉樓虺頽。心隨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祛耶。則鬱茶之令誰何。爾胡不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意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挑弧。吾卽與子而永絕安。

精神。頭容宜直。使我點頭而頻頻。目容宜端。使
我眇目而昏昏。展經史而莫辨。索義理而難真。
德業自此而終圯。學問何由而增新。周公之且
不可待。孟子之心不可存。宰予之朽木不可雕。
魏文之古樂不可聞。睡魔睡魔。爾胡不仁。告之
未幾。又復為睡魔。所迷夢有跣足而蓬首者。語
予曰。我即睡魔也。為先王誣。敢白之。曰。惟先生
爾實不智。我非魔。爾爾實自棄。若能嘉爾謀智。

高爾造詣以天下第一。流人物自期以天下第一。
一等事功。是志瀉江河於筆端。飽古今於胸次。
我魔奚為。其惟遐避爾昏爾劣。我斯爾戲。君不
觀諸木乎。木腐則蟲。又不觀諸國乎。國亂斯戎。
我不爾尤。尤我何庸。况窮與困。遭困與窮。逢亦
理勢宜然。吾何降于灾凶。予聞之。肅容謝曰。魔
哉。魔哉。我不知爾。爾實知我。我因爾言。改圖可
乎哉。不可乎哉。魔即叩頭曰。改過不吝。湯之所

開卷一
以王罔懲其侮。紂之所以亡。爾誠如初年之銳。戒中歲之荒。則激昂青雲。夫誰敢當。如鑑垢重。磨愈久而彌光也。予乃拔劍斫案。厲聲而誓之。曰。所不如魔言。有如此案。魔泣曰。測爾之志。諒不可移。三載從游。遽從此辭。而今而後。吾將疇依。言訖。不知所之。予亦惕然驚悟。於是拂衣出戶。時已白日中天。雞聲唱午。

開惑篇

空明子謂弟子曰。士宦之大。惑有三。細民之大。惑有二。弟子曰。請問二惑。曰。三惑者。貪爲之也。一曰以鑑士相貌。二曰以星家議命。三曰以堪輿測地理。夫相。荀子亦非之詳矣。如曰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菑。臯陶色如削。瓜闕天面。無見膚。傳說身如植。鱗伊尹面如鬚。麋皆不害。爲至聖。迺桀紂長巨秀美。天下之儼也。筋力勁。

越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僂。則相之不足。憑也。命呂才論之。確矣。如曰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則命之不足。憑也。地理吳起言之當矣。如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桀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則地險不足。憑也。故此三者出於

賢聖之口。猶未可遽信。矧今之術此者乎。乃士宦卒不免爲之惑者。何也。貧則思富。富則思貴。貴則思壽。富貴壽得矣。又思以遺其子孫。故役役焉。終日謀之。而不知其惑于貪也。愚以爲與其相貌不若。相心與議命不若。議德與其規風水之蔭不若。培清白之聲。於是弟子逡巡避席而唯。請問二惑曰。二惑者愚爲之也。一曰過信巫以祈疾。二曰媚佛事以干福。夫人之有疾不

過暑寒燥濕辛甘之不調。此良醫之事於巫何
干。而小人不知也。昔扁鵲得罪宋君。出亡之衛。
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之其家謀治之。病者之
父棄而不用。迺使靈巫求福。而病者已死。今世
人之不爲衛父者寡矣。則惑之甚者也。語曰。福
善禍淫。故禍福靡常。惟人所感。佛雖慈悲普度
亦須以善格之。不在供養靡文間也。迺小人不
顧逆順。競爲諂瀆。如大奸大盜。且有陟普陀編

竹之門。而希長生裕後福者。嗚呼。佛誠受人欺
妄者哉。於是弟子聞空明子言。僉曰。士宦惑於
貪矣。細民惑於愚矣。舉世昏濁。我獨清。舉世皆
醉。我獨醒。夫子之謂乎。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伯温劉基

扯淡歌

伯温劉基

悶向牕前觀通鑑古今世事多參徧興亡成
敗多少人。治國功勳經百戰安邦名士計千
條。北邙山下無打笑爭名奪利一場空原來
都是精扯淡。

老漢閑暇無事幹胡謔幾句將人勸。作了一篇
扯淡歌遺下留與後人看。自從三皇五帝起算
來都是精扯淡。堯舜禹湯並桀紂。文王武王周

開卷一
公曰。渭水河邊請太公。垂鈎只用七天線。扶立
周朝八百年。笑來也是精扯淡。聖人三千徒弟
子陳國絕糧遭饑險。臨潼會上說子胥。舉鼎千
斤救主難。鞭伏展雄來皮豹。一十八國都走遍
其後鞭屍楚平王。吳門曾把頭來獻。看了春秋
這夥人。算來都是精扯淡。吳國孫子作兵書。十
二國出鍾無鹽。李牧廉頗共白起。每日南征與
北戰。孫臏龐涓拜弟兄。則足爲仇結成怨。蘇秦

張儀並王剪。三人撥的天關轉。范雎遠交近攻
謀。天下六國都侵遍。至此一統屬始皇。天下人
民纔不亂。李思趙高起奸心。又把秦朝紀綱亂
南脩五嶺北長城。東填大海人人怨。嬴政死在
沙丘城。包魚混屍精扯淡。霸王會上起雄兵。范
增早把計來獻。先到咸陽爲皇帝。鴻門會上排
筵宴。子房席間共陳平。二人定計扶劉漢。項莊
項伯舞雙鋒。樊噲軍中救主難。漢王敗上褒州

開卷一
城。張良燒了連雲棧。蕭何苦將韓信保築壇拜將定民亂。明修棧道度陳倉。廣捲三秦真好漢。九里山前只一陣。霸王自刎烏江岸。英雄彭越也遭誅。蕭何又將韓信賺。十大功勞化爲塵。未央宮裡吃一劍。看了西漢這夥人。筭來也是精。扯淡。王莽酒鳩平帝死。二十八宿崑陽亂。光武七歲走南陽。後趕賊臣是蘇現。暗走河北王郎子。赤眉銅馬都殺遍。子陵垂釣釣錦鱗。李廣開

弓能射雁。看了東漢這夥人。筭來也是精。扯淡。再說三國許多般。董卓專權天下亂。虎牢關上呂布能。又有三人能慣戰。先主獨權共曹操。諸葛周瑜有神筭。趙雲軍中抱太子。翼德一聲喊。橋斷赤壁鏖兵用火攻。破了曹兵一百萬。呂蒙定計取荊州。龐統川中曾射箭。六出祁山吊伐勤。七擒孟獲真罕見。姜維九次犯中原。筭來也是精。扯淡。鍾會鄧艾取西川。司馬又將天下佔。

東晉西晉與齊梁。立破符堅兵百萬。隋朝楊素
韓擒虎。一陣又把江南陷。再說神堯唐太宗。世
民定政龍虎殿。李密絕糧錦容城。世宗洛陽城
池陷茂公敬請秦叔寶。美涼州上曾跳澗。仁貴
征東道他能。黃巢殺人八百萬。存孝力大能打
虎。朱溫三弑焦蘭殿。敬塘彥威劉智遠。五代殘
唐又反亂。世宗坐在汴梁城。希夷康節能會算。
一汴二杭三閩廣。宋朝太祖真命見。先有趙普

共曹彬。扶持太祖平江漢。真宗仁主作帝王。寇
準韓琦定主難。外有宋江與方臘。內有蔡京與
童貫。徽宗遭貶五國城。大金又把東京獻。童飛
父子統雄兵。只為黎民遭塗炭。秦檜朝中定計
謀。三邊害了忠良漢。大元太祖領雄兵。世宗興
兵也不善。一赶大金至北塞。太祖匡州君臣散。
止有忠臣文天祥。志不屈膝死不怨。從來大明
取大元。天下豐登民不亂。我見世間扯淡歌。我

也。跟着去扯淡。早晨扯淡。直到晚天明起來。又扯淡。掙的錢財。過北斗。臨死拏的那一件。冷了。問我要衣穿。饑了問我要吃飯。有人識破扯淡歌。每日拍手笑呵呵。遇着作樂。且作樂得高歌。處且高歌。古今興廢。奔波苦。一總編成扯淡歌。詩曰。脫却衣冠。換布袍。儒風爭似道風高。石鼎漫煎茶。味飲泥爐爛。煮菜根。有寧隨海上尋丹藥。不向名園種碧桃。看破浮生真大夢一枕黃梁睡始覺

呵呵令

布袋和尚

你道我終日裏笑呵呵。笑着的是誰。我也不笑。那過去的骷髏。我也不笑。那眼前的螻蛄。第一笑。那牛頭的伏羲。你畫什麼卦。惹是招非。把一箇圓圓的。太極兒。弄得粉花碎。我笑那吃草的神農。你嘗什麼藥。無事尋事。把那千萬般病的根兒。都捉起。我笑那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他道是沒有箇傍人兒。覷覷

破了這意見。也不過是箇十字街頭小經紀。還有什麼龍逢比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夷與齊。只這般唧唧噥噥的我也。那裏工夫笑着你。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迦佛五千卷的文字。乾惹得那些道士們去打雲籙和尚們去打木魚。弄些兒窮活計。那曾有什麼青牛的道理。白牛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達磨老臊胡。來把這些乾屎橛的查兒嚼了也。

又嚼洗了也。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美死。又笑那張道陵許旌陽。你便白日昇天也。成何濟。只這些未了精精兒。到底來也只是。一箇冤苦的鬼。任任任還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與那古往今來的萬萬歲。你戴着平天冠。穿着袞龍袍。這俗套兒。生出什麼好意思。你是去想一想。苦也麼苦。痴也麼痴。

開卷一第 卷之十
着什麼來由。乾碌碌。大家喧。喧攘攘的。無休息。去去去。這一笑。笑得那天也愁。地也愁。人也愁。鬼也愁。三世佛也愁。那管他燈籠兒。缺了半邊。的嘴。呵呵呵。這一笑。這一笑。你道是。畢竟的笑。着。誰罷罷罷。說明了。我也不笑。那張三李四。我也不笑。那七東八西。呀。笑殺了他的。咱。却元來。就是我的。你。

學呆歌

中峯祖師

一切文字皆可學。惟有呆字最難記。我是多年。要學呆。直至如今還未會。學得呆。勝伶俐。會打。官私家業廢。兒孫貧苦受饑寒。衣食難求方始。悔道我呆。我不會。但願我呆呆。到底若有人來。呆似我。我便與他結兄弟。呆呆呆。呆人到底不。生災。世間多少虧心事。都是聰明弄出來。偈。曰。積財養子望心寬。子大財多轉不安。家業長。

時人事。濁世情。濃處道心慳。日臻富貴添煩惱。
夜臥思量幾日般。到底盡從忙裏去。做成家計。
別人看。

卷終

